顧端文公年譜

二十六年戊戌四十九歲八月會南浙諸同人講學於惠泉之上作質疑編

公嘗言君子友天下之善士況於一鄉我吳儘多君子若能聯屬爲一相牽相引接天地之善脉於無窮豈非大勝事哉此會之所繇舉也時太倉管東溟志道以絕學自居一貫三教而實專宗佛氏公與之反覆辯難積累成帙管名其牘曰問辨公亦名其編曰質疑於無善無惡四字駁之甚力謂吾儒曰性善釋氏曰性無善無惡兩者各自爲一宗其究竟亦各自成一局不須較量不須牽合若謂以善言性猶是強名將無視性太高又

謂善與惡對一齊抹殺將無覩善太早始也本欲極意形容以張吾性者也反使人茫然入於杳冥恍惚之中而罔章四顧無所憑依始也本欲掃盡世法以成就第一等聖人者也反使人公然逸於規矩準繩之外而縱橫百出無所底止蓋其幾微矣又仲尼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佛氏西方之聖豈得以無忌憚目之然自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上天下地惟吾獨尊以至訶佛罵祖之徒捧喝雙呈機鋒押出合下已埋却種子矣是故從儒門入者愈有得則心愈小其失也爲必信必果之小人尚可以列於士從宗門入者愈有得則心愈大其失也爲反中庸之小人不免誤天下蒼生矣至於三教異同原是兩重現成公案誠欲祖述仲尼自應以仲尼爲主合則取之離則舍之甚則擯而絕之不得更有依違作三教中鄉愿

也今試憑軾而觀域中之士趨儒者衆乎趨禪者衆乎將陽儒而陰禪者衆乎故在德靖以前爲周元公可也於時孔自孔釋自釋老自老吾不見其礙也嘉隆以後爲程朱可也於時談元課虛龍蛇混淆狂風恣起吾不與其濫也有如不欲小吾道而適不免濫吾道不屑落程朱窠臼中而反不免落天覺諸人窠臼中兩者較之果孰爲愈按是會同邑葉參之茂才與焉來書云末學喜附門牆但愧無受教地耳後與高存之相繼主東林之席

二十七年己亥五十歲

四月景素于公過涇因約同志盤桓湖上憂時勉學語見于公集中是時鄉郡諸君子以講學爲事者宜

興安節吳公逵可武進啓新錢公一本暨薛公玄臺輩數人于其一也名孔兼金壇人

丁長孺以計典落職公自武林還貽之書曰足下乃欲浮躁名大奇海內賢者無不嗟異此豈聲音笑貌所可及哉直道不負人足下可以自信更努力以圖動忍增益之效程子讀舜發畎畝章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此非老頭巾語也舍弟去冬又大病絕粒者三十日今幸無恙知足下所念附及

八月會陽羨山中作質疑續編

臼公與東溟辨後毘陵二三君子皆力主公之說見管牘中是會復作續編言自古聖賢教人惟曰爲善去惡爲善爲其所固有也去惡去其所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

既曰無善無惡矣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則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將以何者爲心之體陽明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以爲是權教非

實教也其誰肯聽縱重重教戒重重囑付彼直以爲是爲衆人說非爲我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畀之以所樂而復攖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如欲以此提宗與天下後世作榜樣愚誠不勝私憂過計耳是故重陽明之功而掩其過闕而不論可也所以存厚也惟陽明之心而拯其弊須於提宗處一照可也所以救時也論盆甕盎至十八往返東溟亦謂無善無惡不可爲訓至於三教異同則尚各持其說

高存之日記云會中俞定所問鄉愿既是同流合汙如何又忠信廉潔先生曰鄉愿之同流合汙從而不倡者也大家如此一滚隨去凡事都不做頭既以忠信廉潔

媚君子而其同流合汙又不爲倡而爲從則君子亦寬之而不責矣旣以同流合汙媚小人而其忠信廉潔又不爲眞而爲似則小人亦安之而不忌矣語將鄉愿情狀摹寫殆盡至論時學之弊凄切浩歎若不能爲懷眞聖賢心事也

二十八年庚子五十一歲作證性編

編目存經一卷原異一卷質疑二卷徵信一卷或問一卷罪言二卷存經者存五經四書之言以明性善所自始也原異者原告子釋老莊列之言以明性善之所自歧也質疑卽兩年中與管東溟辨難諸牘罪言則俱闢近時無善無惡之說其謂心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箇空謂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於有也

究竟且成一箇混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且從而爲之辭曰理障之害甚於欲障於是乎委有如所云以仁義爲桎梏以禮法爲土苴以日用爲緣塵以操持爲把捉以隨事省察爲逐境以悔過遷改爲輪廻以下學上達爲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且從而爲之辭曰行於非道乃成至道於是乎委有如所云以任情爲率性以隨俗襲非爲中庸以閹然媚世爲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爲捨其身濟天下以依違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爲不好名以臨難苟免爲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爲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欲就而詰之彼其所占地步甚高上之可以影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機緘甚活下之可以曲投小人之私心

即孔孟復作，其亦奈之何哉。說覘諸家，較極痛快，徵信或問二卷失去，或散見於劄記商語中，亦未能詳

九月會泉上

鄒孚如作尚行書院，求爲之記，公簡友人曰，孚如此舉甚可敬，弟素有此念，數年來一病遂灰然，耿耿時不忘，屢欲問勝龍山，蓋以此也，記成示繆當時訂二泉之會，繆曰，記中闡能行之，即悟規實力之爲行，最醒最密，龍山勝會，不減鹿洞鵝湖，小子幸蒙接引，當齋心數日，手一瓣香跽請尊前耳

二十九年辛丑五十二歲集五經餘

以太極圖說經世啓蒙等，爲易餘，以三代下詔誥奏疏等爲書餘，以騷賦古詩等爲詩餘，以綱目諸史爲春秋

餘以歷代典章之合宜者為禮餘高存之稱其迹類河汾而規模逈別因卷帙浩繁未就孫聞斯慎行每歎服曰先輩晚年作大工夫如此書目載丁長孺文集

九月會樂志堂

管東溟在會說富與貴章先生曰富貴章點出仁字疏水章點出義字是敵富貴家具又點出樂字此是仁義的受用這箇受用當從命上起知天命有定自然心地恬愉省多少向外馳騖的精神見高存之日記

同志聚晤往往論初入門工夫公言此處亦難指定纔指定便不免因藥發病故必從性地入方穩一是周元公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一是楊龜山門下相傳教人靜坐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儘好商量且

不直曰孔顏樂事而曰所樂何事不直曰未發氣象而曰作何氣象引而不發語旣渾含圓而不執機更活潑在元公便成就了明道兄弟在龜山便醞釀出豫章延平兩先生來傳及朱子而斯文爲之大振有志者盍審擇於斯

十月以册立 皇太子恩詔復還原職

三十年壬寅五十三歲作桑梓錄

志錫邑人物公意在闡幽於聲名烜赫者間有所遺而清修卓行及民間節孝則蒐錄幾徧序曰昔孔子品士以行爲本錫故人才之藪也余按舊志益以耳目之所逮自一技而上並不敢遺亦旣彬彬備矣要之必取衷

於行重本也語不云乎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三以天下讓秋之所不能入也民無得而稱名之所不能入也是立行之準也質開我錫風流至今勉思作求應在來者

六月初十日長孫樞次孫杜生同胞也與沐出

作朱子節要序

世之言朱子者鮮矣彼其意皆不滿於朱子也余竊疑之非不滿也殆不便也世好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遏於無所逞而厭之世好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曠達者苦於有所束而憚之故不便也於是乎爲之辭吾以爲平彼以爲凡爲陋若曰夫豈誠有厭焉不能俯而襲惜其傷於卑耳吾以爲方彼

以爲矯爲亢若曰夫豈誠有僻焉不能仰而模楷其傷於局耳故不滿也內懷不便之實外著不滿之形宜世之言朱子者鮮矣乃雲從何信之深如是曰然則朱子其孔子乎曰孔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子之至也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矩方之至也論造詣顏孟猶有歉焉論血脈朱子依然孔子也雲從之爲是編正欲人認取血脈耳血脈誠真隨其所至皆可以得孔子之門而入不然即有殊能絶識超朱子而上去孔子彌遠雲從弗屑也讀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

一夕夢謁楊慈湖先生於崇正書院拜而請曰孔子刪述五經垂訓萬世每遭秦火猶然無恙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獨禮記純駁幾半似非原經二程夫子紹明孔緒何不代爲釐正補此闕典先生曰業已釐正矣曰何以不傳於世先生曰何嘗不傳曰安在先生曰大學中

庸足也覺而異之涇凡公語焉且曰大學中庸還爲禮經五經備矣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朱子之小學穪以爲可羽翼論孟配爲四書涇凡公曰此眞千古不易之案也次年創復東林實貫文靖講學故地

三十一年癸卯五十四歲三月作朱子二大辨序

朱夫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竭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涇凡公讀之有感遂取集中與象山龍川往復諸書輯而行之名曰朱子二大辨凡與兩說互發者亦附錄焉公序言此須從無善無惡四字擣其窠巢因究論空混之害謂世之談頓悟者率由空而入世之談事功者率由混而出朱子言南渡以後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余與子靜二人何敢目之爲禪惟其見太捷持論太高極其流弊恐

究竟不免使人墮入漭蕩中龍川自負一英雄其與朱子書稱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要做箇人立意皎然何敢自之曰霸惟其才太露行徑太奇原其發端恐合下便已渾身倒入功利中況象山言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豈非即吾之所謂空而龍川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上下三代漢唐之間欲攪金銀銅鐵鑄爲一器豈非即吾之所謂混朱子所撰胡五峰知言疑義辨無善無惡最明特未剖到兩家安身立命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并與一口道破耳然則朱子而在其爲今日計蓋可知已後更爲續說謂聖學以性善爲宗異學以無善無惡爲宗其說各不相謀分而二也今曰無善無惡謂之至善其說始各不相礙合而一矣性善之說與無善無惡之說分則儒釋王霸亦隨而分從其分而辨之也易性善之說與無善無惡之說合則儒釋王霸亦隨而合從

其合而辨之也、難端緒甚微、關係甚鉅、吾始以爲告子之偏執、不如陽明之通融、今而知陽明之通融、又不如孟子之斬截、足以折異論、撤羣疑、使人曉然於毫釐千里之別也

九月 二十五日第三孫柄生與淳出

議復東林書院

行狀曰先生時時謂攀龍曰、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無講習之所乎、錫故有東林書院、宋龜山楊先生所居、楊先生令蕭山歸來、依鄒忠公志完於毘陵、忠公薨卒、依李忠定公伯紀於梁溪、凡十八年、往來毘陵梁溪間、棲止東林、闡伊洛之學、後廢爲僧舍、邵文莊公圖修復之、不果、及是先生弔其墟、慨然曰、其在斯乎、

因商諸同志經營規度併集來歲鳩工庀材之費至冬局始定先一江右人善談堪輿主邑東吳三畏家每日昧爽潛起望氣指東林地謂三畏曰後數年天下名賢當聚於此其語果驗

光山方日新來問學後與南昌劉廷炅新安程由庚吳江趙璆丹陽丁鴻明金壇周繼文及任光祖卞洪載汪萬里等並久留東林

三十二年甲辰五十五歲作毘陵人物志

桑梓錄止載一邑人物至是歐陽守議修郡志請於公并五邑人物彙爲九卷

四月作東林書院重建道南祠祀宋楊龜山先生

公倡為書以東林之舉聞於當道曹中丞時聘暨諸直指觀察歐陽郡守東鳳林邑侯宰咸具報章欣躍輸助公謂書院乃吾儕講習之所不宜上費公帑而道南祠祀龜山先生舊制殊未稱議以官府所捐者專供建祠之用講堂則同志者合并為之依庸麗澤次第營搆始於維夏之吉成於季秋之初共事諸公姓字見林侯碑記首公與涇凡公次高大行景逸安驗封我素劉職方本孺張孝廉弦所史太常玉池及葉尚寶園適陳比部筠塘錢侍御啓新王孝廉儉齋經理其事者顧光祿涇白而諸生馬希尹王純一孫之賢實始具呈陳名幼學劉名元珍張名大受更名夢時俱同邑人

魯源徐公以書來訂武林會講之約并諸刻請教徐名用檢蘭溪人

八月之淮安修吾李公方撫淮兼總漕運於時朝講久廢礦使四出封疆漸危公不勝憂虞嘗言李是豪傑位上人庶幾責以弘濟時艱故不遠千里就商荅其生平實有相信者劄記曰余往在都下見許敬菴便自覺放處多見李克菴便自覺輕處多見孟我疆便自覺濃處多見呂新吾便自覺麤處多見張陽和便自覺偏處多見鄧定宇便自覺浮處多見魏見泉便自覺怯處多見魏崑溟便自覺低處多見劉紉華便自覺鬆處多見孟雲浦便自覺粗處多見唐曙臺便自覺躁處多見趙儕鶴便自覺局處多見鄒大澤便自覺淺處多見姜養冲便自覺嫩處多見李修吾便自覺小處多今二十餘年往矣果有瘳於萬分一乎抑猶然故吾乎日月如馳衰病交集靜言思之尚復何待此余所爲寤寐反側而不敢以晏者也又曰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

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業念頭不在世道上卽有他美君子不齒也

十月朔定道南祠配享位

龜山先生舊奉喻玉泉尤遂初李小山蔣實齋四先生配享公以羅豫章爲聖學大宗胡德輝曾留寓受業至明則邵二泉道南世嫡也增入配位稱七先生有請及某某者公皆不許

以月之九日十日十一日大會諸同人於東林書院作

東林會約東林商語

啓南浙諸同人曰東林之役幸邀靈竣事遠惟子輿之仁而求其輔會莫亟焉近惟茂叔之義而求其樂眾莫重焉下東不勝大願敢屈道駕貺臨主盟伏蒙惠然夫豈推某等實拜門下之賜會期卜於月之初九日始至十一日謹閱是舉也上自京口下至浙江以西同志畢集相與講德論學雍容一堂涇凡公與高存之安小范劉伯先諸君子實相左右遠近紳士及邑之父老子弟或更端而請或環聚而觀一時相傳爲吳中自古以來未有之盛公言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易落在口耳邊去故先行後言愼言敏行之訓恒惓惓焉爰爲會約一倣考亭務在躬修實踐而益之以飭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損內知本一條首重識性公之學蓋確乎以性善提宗矣約既定書其後曰愚所條具大都就白鹿洞規引而伸之耳非能有以益之也退而思之更發深

感追惟龜山先生之自雒而歸也程淳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一傳得豫章再傳得延平三傳得考亭而其學遂大顯皆南産也淳公之言庶幾其知命矣夫龜山先生游吾錫而樂之歴十有八年不舍其眷眷如是蕞爾東林屢廢屢興即巳大半落爲僧區幸其舊地可復於是得以嚴飭廟貌奉羅胡喻尤李蔣邵七君子左右以從而又於其旁闢講堂築學舍羣同志相與切磨其間意亦天之所留以惠我後人安知不在向者道南識中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勝機緣也且自先生泛於今巳四百餘歳矣頃者有事東林請諸當道當道惠然許可相與一意表章傳諸大衆大衆翕然踴躍相與交口贊嘆非夫東林之爲靈也先生也先生上承濂雒下啓考亭四先生之精神直與天地相始終而先生之精神又與四先生相始終宜其有觸而即應不介而自孚

也是故必有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通四先生之精神必有四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通天下萬世之精神所爲維道脉繫人心俾興者勿廢廢者復興垂之彌久而彌新也皆自我方寸間握其樞耳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重擔子也如此機緣不可辜負宜作何酬答如此擔子不易肩荷宜作何承當因復綴其說與吾黨共商焉

會約刻東林院志者高存之爲序門人程由庚紫陽書院所刻洪平仲文衡爲序江學海爲跋

商語記會中所商之語以後每年有刻

三十三年乙巳五十六歲

正月有伯兄涇田公之喪痛甚親爲之狀公兄弟念長房最貧撫卹尤至

三月從邸報中見劉伯先疏論閣臣科臣撓亂計典與友人書曰此是爲天地贊化育事而出於吾邑又出於吾黨不覺喜而欲狂先是癸卯冬郭公正域以妖書事幾爲四明相所陷公囑諸正人竭力護之事尋得白四明之憾東林至是益不可解

課士於麗澤堂

公兄弟皆鄉居每入城即止書院院內書室多爲學人分寓乃復於院旁拓地爲之歲有增益今蘇家巷數椽即涇凡公小辨齋也羣子姪講習其中移同人家社於麗澤堂月課多士未進者得拔第一文譽立著輒青其衿故士皆爭自奮起所奬成孤寒甚衆公喜作三變說以勉之而諸生間請自爲會并自爲約公益喜示黃伯

英曰友不厭少貴其精會不厭多貴其眞示姚元丹曰諸友之會爲舉業設耳能斤斤交砥一言一行惟恐少有愆戾以辱東林此卽曾子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也如馬希尹鄒期楨吳桂森張雲鸞及陳奇齡輩皆東林諸生之有聞者

六月 蘄州姜汝一來學於東林適座中論易汝一言其鄉人劉鎬橋深明易道公書屬丁元甫往招之

九月會東林作麗澤衍

序曰東林大會自甲辰十月始至乙巳九月再尋盟焉吳越同志聯翩來集於是周中丞懷魯楊直指淇園蔡觀察虛臺金稅徵授餐邑侯林平華學博畢全初王敬齋日造而臨之禮意殷洽某等悚然懼無以稱當途之

明德退而作麗澤衍以講益大旨謂自古未有關門閉戶獨自做成的聖賢自古聖賢未有絕類離羣孤立無與的學問吾羣一鄉之善士講習即一鄉之善皆收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鄉矣羣一國之善士講習即一國之善皆收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國矣羣天下之善士講習即天下之善皆收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天下矣某之顏斯堂曰麗澤而榜以樂道人善願聞已過兩言乃舉講習中至切要者時用觀省謂之樂必有一段踴躍鼓舞油油然不能自已之意謂之願必有一段祈求冀望懇懇然不能自已之意是又取諸兌之說也會前簡高存之曰大率此舉雖不可濫畢竟以寬大爲主不可輕開異同之藩以後每年止書大會其月一小會未能悉記

十二月作學蔀通辨序

略曰朱陸之辨凡幾變矣而莫之定繇其各有所諱也左朱右陸既以禪爲諱右朱左陸又以支離爲諱宜乎競相持而不相下也竊謂此正不必諱耳就兩先生言尤不當諱何也兩先生並學爲聖賢者也學爲聖賢必自無我入無我而後能虛虛而後能知過知過而後能日新日新而後能大有我反是夫諱我心也其發脈最微而其中於人也最粘膩而莫解是無形之蔀也其爲病病在裏若意見之有異同議論之有出入或近於禪或近於支離是有形之蔀也其爲病病在表病在表易治也病在裏難治也是故君子以去我心爲首務予於兩先生非敢漫有左右也然而嘗讀朱子之書矣其於所謂支離輒認爲已過悔艾刻責時見乎辭曾不一少

恕焉嘗讀陸子之書矣其於所謂禪藐然如不聞也夷然而安之終其身曾不一置疑焉在朱子豈必盡非而嘗自見其非在陸子豈必盡是而常自見其是此無我有我之證也朱子又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其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蓋情語也亦遜語也其接引之機微矣而象山遽折之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何歟將朱子於此果有所不知歟抑亦陸子之長處短處朱子悉知之而朱子之喫緊處陸子未之知歟如以其言而已矣朱子岐德性問學為二象山合德性問學為一得失判然如徐而求其所以言則失者未始不為得而得者未始不為失此無我有我之別也然則學者不患其支離不患其禪患其有我而已矣辨朱陸者不須辨其孰為支離孰為禪辨其孰為有我而已矣此實

道術中一大關鍵非他小小牴牾可比敢特爲誦之

序萬曆丙子科南畿齒錄係同年沈孟威重刻沈杭州人

癸卯甲辰之間溼里人趙煥者發滸墅關稅棍諸弊爲棍黨所殺會撫臺與郡守相次去煥寃未白至是諸棍復擒其子解府屬通判陳儒將轉解稅璫斃杖下公聞之怒甚致書榷部責其縱役殃民并責儒云不肖忝地方士紳之末驟聞其事不覺髮指幸台臺勿爲稅棍所欺儒惶恐謝罪至庚戌比邵輔忠突修舊郄輔忠者理常時與儒共事皆不禮於東林者也徐兆魁誣東林專滸墅橋稅及關使送銀助費並緣此事致之而錫邑鄉村水路悉弛漏稅之禁小民至今猶受其惠

南昌勺原丁公書略曰章本清朱以功二儒吳安老行所司稽覈行略將列薦剡是皆推仁兄殷殷爲道盛心

弟與本清未嘗一日不思造訪也丁名此呂吳名達可吳時方按江右又羅匡湖大紘約於一二年間會西湖就正不果及壬子至則已在五月後矣羅亦江右人

三十四年丙午五十七歲

二月十八日 詔書一欵文職官員降謫罷閒等項有操行清修才猷卓絕衆所共推者該部院公同精加品題酌量奏起自是臺省諸曹無日不言起廢公名無日不首薦牘喬冲姜公及宋侍御燾兩疏尤著

三月江陰夏樹芳集法喜志公序之略曰此以儒用禪者也非以儒爲禪用者也以儒爲禪用則儒且化而禪若以儒用禪則禪亦化而儒矣然則儒家曷爲擯禪曰以正學脉則主嚴以廣善量則主寬二者故並行

而不倍也公嘗言章子厚雖小人其對吳山端云不與不廢飢是愛護佛法此却是宰相語

嘗熟令耿橘來問學公以耿爲鄰邑父母却其贄有所請教則剖示切直儼然以師道自居耿字廷懷瀋陽中衛進士

五月作虞山商語

應耿庭懷及闔邑士紳之請會講虞山書院商語史際明錄爲存之序序曰先生欽欽以小心爲學奉孔聖之矩闢先儒之幽其言平實微婉令人於負念頭發處默識本心默識莫之爲而爲之天其言外之旨則穆然有深憂於世云

楚人劉鋐橋至涇公與之論易連日夜不倦其言曰易

繫大傳曰卦者掛也卦不以手離作爲也象者像也象不以人離形色也爻者效也爻不以文離言說也其卽咸感也無心之感天下之至感乎兌悅也無心之悅天下之至悅乎如卦必用掛象必用像爻必用效卽著人爲非神化性命之奧也或曰繇卦總掛繇象總像繇爻總效何如曰下學而上達此之謂也劉云遇方外異人全自然先生授此旨公深爲擊節留久之爲文以贈其別訂後期焉劉名應元武昌人時年七十

八月會東林

秋初以書約史際明曰四明大勢難久歸德公聞又不大當於上心要自是眞正君子　聖明淵淵殆未可測如何如何八月之會始十一日仲丁能一過否

涇白公子與沐中應天鄉試公喜而序其稿謂祖宗積

累不可忘亦不可恃因述先贈公之訓俾益加懋且自
惕焉時公博求易解屬華本素購之於周瀞宗正西亭
公子竹居所得鈔本多未經見

九月作虞山商語二

耿庭懷留心理學自言只信得過孔曾至孟子便容商
量新安殊不甚服公嚴加駁正始爽然自失而求教愈
勤故於數月間再赴其約耿書云管東老勇於認過平
日尊佛一意不惟不見於筆且不形於言矣講學之效
如此商語爲嘗熟門人孫森子桑錄森與兄林子喬及
同邑何允泓季穆輩皆及門中表表者

三十五年丁未五十八歲

三月二十四日第四孫榛生與淳出

五月作虞山書院記

言子之後名福者率猶子喜來求院記公曰此道南淵源所自始也亟草授之其略曰耿侯謁子游祠請於當道鼎新之顏講堂曰願學孔子吾儕喫緊在發是願耳竊以爲是必有日忘食夜忘寢之真精神焉是必有獨立不懼之真力量焉是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真節概焉是必有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真胸次焉是必有殀壽不貳之真骨格焉是必有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之真氣魄焉然後能發是願談何容易雖然要在識得孔子耳孔子曷從而識要在識得自己何者自己原

來一孔子也然則孟子曷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伏見魏莊渠引陳元城之言曰凡人自期待當以聖賢自勉責當以禽獸每讀之輒隱隱心動竊又以爲必如此乃能識得幾希識得幾希乃能識得自巳識得自巳乃能識得孔子誠識得孔子卽欲不爲孔子不可得巳俟其嘉惠我吳俾吳人士自知洒掃應對以上皆明於向往如撥雲霧而覩白日是余之願也夫豈惟余之願實孔子之願也夫耿再拜曰此記見先生一生學力一生願力余小子敢不勉承

豐城匡岳徐公詒書論學徐名卽登李見羅先生高弟也

六月二十一日弟涇凡公卒

公述其生平爲事定錄而追痛之略曰余與翁自少而長而壯且髮髮白首追念五十餘年間其怡怡也既爲道義中天親其切切偲偲也又爲天親中道義嘗歲乙未余病甚屢瀕於危金縢夢禱何以承此於翁哉今翁一旦奄逝適符減算之請而余竟不能爲翁代也有問於余曰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歲季時亦與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余默然久之乃曰翁庶幾能見大意矣翁自壬辰以後精神凝一心境漸不動靜云爲此覺穩帖此覺安閒此覺輕省此覺簡易乃至死生之際都無纖毫粘帶天假之年安能測其所至哉所著有小辨齋偶存及朱子二大辨惟此四字編諸書

劄記曰季時嘗歎今人講學任是天崩地裂他也不管余曰然則所講者何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

劄記又曰閱吳康齋集至日錄云君子當嘗喫虧方做得余爲惕然有省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較而已矣不較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默默自諷者久之已而見康齋序石亨族譜自署門下士高存之謂君子與小人作緣蓋亦先生之不幸意甚快快季時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先生樂道安貧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忠國一薦何關重輕乃事之以世俗舉主門生之禮乎且忠國之必敗行路皆知而何況先生先生辭論德之命若將浼焉豈肯自附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必不然也余聞而躍然曰弟此論可謂具眼大快人意昔白沙赴召忌者誣以作十詩獻太監梁芳得授簡討委如所言白沙又是梁芳門下士矣何以爲兩先生

南皐鄒公作依庸堂記其起語曰余友顧叔時偕某某諸君子講學虛首席以待公自定逕凡公請塡入高存之至是公命文震孟文起書丹刻石鄒題之以爲允當復寄書曰存之一代伶俐漢老兄左右無與爲敵也文以通家子從公遊公嘗云孝廉中如文起者可備靑宮侍從之選其次嘉善吳志遠

七月作寤言寐言

太倉相奉再召之命公夢爲祖道執其手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鄭重丁寧不覺放聲大哭一室盡驚及覺涕淚淋漓羣就而問故公曰此非兒女輩所知也不忍虛此一段誠意因述兩言幷書詒之末云昔朱子之告孝宗有曰臣之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不復不

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每誦斯言輒欷歔歎息不能自禁今先生之相 皇上後先凡幾何年得見 皇上凡幾何時某自甲午別先生於春明門外於時先生翩翩若神仙中人不知年來神采視昔孰勝茲入而覲 皇上仰瞻 天顏不知視甲午以前又何如也殆亦不能無朱子之感也已一時見者無不感動鄒公南皐云近覩老兄上太倉書歎老兄一代赤衷爲世道留意至此宇內幾人弟萬萬不能及太倉得書語陳繼儒曰不意病中又加此一服壽藥答書有云賢次兄高風介節何年之不忝頌亦聞劉兵部元珍者清譽略同今無恙乎公以示高存之曰相公於是乎善詛矣

九月會東林

朱平涵國禎書曰讀先生所說十五志學諸章恍然如見聖心如見天則平正通達中抉出元微必如此乃謂之講耳九月之會因朔二日北行未能趨承至則取前講章晨夕玩對宛如函丈在前也平涵心悅誠服其事公在師友之間

後月餘張侗初鼒至續爲會語略曰東林坐上諸先達屬不佞講不佞遜謝良久謹啓曰不佞竊以今會諸座之始敢所認取當下工夫蓋先達教語未發後進覺難未陳四座寂然各有主宰此時若說一念不生何以有言即開有問即應若說念起會上形未來而先造影影從何生若說靜俟先達之教以豁我心靈則我之心靈竟付於先達之口又逐於我之耳乎若說尋求妙義思索疑端以答會上傾聽之意則此尋求思索先自擾擾可謂性靈乎即發揮問辨不過馳逐光景了故事而已

此時氣象最宜認取若自已作得主宰分明百萬軍中出奇應變寂然不動若自已作不得主宰便是行伍小卒聞鼓而進聞金而退將自家性命隨波逐流一生聽講不曾聽得一句亦大可惜世間書院會講作興甚難幸遇此會一息千古切莫錯過須各各認取本體得道之人神高於賢聖而處下於輿隸我自光明別無倚靠言言皆自我性中流出不經耳目不藉知見到此即思齊尚友都用不著所謂神高於賢聖既信得本體愚夫賤卒同是光明信口說來皆我靈印故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所謂處下於輿隸會中先達提醒人詳矣總不離此當下工夫作學人一生受用也公備錄其語附劄記中張別後以書謝曰小子之於道也無聞也其冀有聞則長者之教也作四書印自云於先生言多有所得

十二月作許孝廉靜餘墓志銘許名世卿公與同遊邑庠志稱其始終一節不媿爲眞孝廉云

是歲與渟與沐僉以德行舉於庠公致書郡邑廣文懇辭學使之獎與渟屢試皆第一高存之馬君嘗序其稿刻之

三十六年戊申五十九歲正月出遊作仁文商語

公念涇凡公悲不自勝新年謝客浙遊朔六日至嘉興訪岳石帆元聲邑令鄭振先率諸生請講赴仁文書院講畢諄諄以躬行示勉越五日抵杭寓湖上廿中丞紫亭出晤問曰東林會約祖孔子宗顏曾祖思孟而師紫陽不佞讀之契焉竊有欲請者邇時論學率重悟而東林特重修何也公曰重修乃所以重悟夫悟未有不出

修入者也甘曰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程子不云乎公曰知一也就用力言體驗省察正屬修上事此入門第一義也無容緩也就得力言融會貫通纔屬悟上事此入室第一義也無容急也舍下學而言上達無有是處甘爲首肯次日命駕徜徉湖山之間

二月遊雲間赴正學諸會錢漸菴出所著性學論及會語請教大約主佛氏之空與陽明之無善無惡公書辨之略曰公以無善無惡爲空乎愚惟言空莫辨於中庸矣始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所空者喜怒哀樂也非善也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所空者聲臭也非善也夫善者內之不落喜怒哀樂外之不落聲臭本至實亦至空也又欲從而空之將無架屋上之屋疊牀下之牀耶又曰孟子不特道性善且道形善

所謂形色天性是也。性之虛明湛寂不待言，形則不免重滯矣。孫孟子言之，卻都是虛明湛寂的。象山每與人言，爾目自明，爾耳自聰，亦是此意。然則知性者尚不必掃去形，乃并欲掃去善，以別求所謂虛明湛寂乎。錢滚服公教，尊之為天口聖鐸，命其子龍錫執弟子禮。龍錫在詞林中為東林三錢之一。

三月作虞山商語三　作南岳商語

安節吳公數手書訂晤，求交修之益。公於十七日赴虞山，在會有識仁說性善解，聞者或喜躍或悲泣，見諸門人錄中。二十四日回，過宜興，晟素于公先期相待，遂二日入南岳。高存之、史際明及張以登納陛相次至，連几對榻，禮簡情真。公索羅鄧兩先生三遊記玩之，問答亹亹。公言濂溪有萬世永賴之功，陽明有一匡天下之功。

又言方山薛師云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此論最確衆滾服之公臨别言吾輩避講學之名便入鄉愿路逕因約同志數人每歲春秋再會别後于吳兩公作春遊記公亦次第其語付刊以寄南皐鄒公有往復數條附見

五月大水與周中丞懐魯書乞請　旨蠲賑周隨縛疏為災黎請命公又簡李漕撫修吾有云范范宇宙已飢已溺曾幾何人與言及此忍淚不住萬萬努力李得書亦即具題周名孔教撫吳善政不減文襄尋晋秩總河未行忽因人言再疏乞休而代者項中丞病不及赴新任卒疏經年不下吳民伏闕請留公為書勸廵方鄧御史力保之周移駐吳江又閱一年始去是舉從東南億萬生靈起見而忌者借以為口實公不計也

六月有吳興之役歸後丁長孺啓云師駕入苕失侍甚罪所委闕里志以綱目爲主已次第其大都但孔子世家太史公已涉影響後學著手更難國朝理學必有一箇眞宗派又非小生所敢輕議去取也秋仲當至高齋面請公答之曰孔聖家緒得荷留神此是千古事圖譜二冊附去尚有孔氏全書不知曾見否長孺呈稿後再答之曰來稿尚俟細閱可將周程張朱年譜一查恐有宜添入也如鵝湖之會亦是千古大公案不可缺耳蓋公命集孔氏淵源錄一自泗水以至衍聖諸公家傳一自顏曾以至宋明諸儒列傳後長孺歿并此稿亦竟失之

長洲令祁夷度承㸁書曰日蒙接引飫聞至教眞末學津梁也至於已爲衆欲根仁爲萬善本尤示人以直捷下手工夫承㸁雖駑鈍然一念之誠其敢自後於門牆

乎承諭聖學宗傳中龍溪語錄一節已轉聞之海門師矣因公覈薛方山先生考功年月以辨龍溪被察唐荆翁指斥之誣也詳見薛公元臺求正小語

八月會東林

公與安小范高存之張伯可王惟儇在主席金沙毘陵陽羨吳門諸君子先後咸集甫入會浙人張本問曰會中意指但欲人默坐使之自悟乎抑欲理會訓詁求之章句乎蓋東林每會說書一章與他講會不同故初見者以為怪也公徐曰兄之此來欲默坐自悟乎抑欲尋求訓詁乎意指何在本頃之恍然起曰先生教我矣遂不復言連日公發明甚多詳張以登記

丁長孺曰戊申秋謁師於城西偏方輿版築清談竟日

無一雜語問亭之木之兄弟則師毋扃戸課之若嚴師然涇皐去城四十里公月主東林之會殊苦數數至是始卜城寓以便携家涇白公亦買數椽比屋居焉

十月作經正堂商語

初歐陽守在任葺書院祀常郡先賢因集士大夫講學於經正堂公與其會至是約錢薛二公歲舉之份中史際明説樊遲問仁章公極稱善

作當下繹

時講學者好言當下公謂此有箇源頭又有箇關頭從源頭上透過當下纔有著落從關頭上勘過當下纔無

走漏論語富與貴一章是孔門勘法吾人有平居無事時當下有富貴貧賤造次顛沛時當下就源頭上看必無終日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日之間違仁耳吾輩無輕言當下哉窩存之日先生謂當下二字是本體的影子是工夫的欛子兩言說盡從來汗牛充棟

奉　聖旨起陞南京光祿寺少卿

二十一日接邸報吏部一本開讀事奉　旨顧憲成起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添註憑限次年二月二十五日到任時公與鄒趙諸公並在廢籍而　恩命首及海內聞者無不稱慶

三十七年己酉六十歲二月作經正堂商語二

戊申秋史際明在講席與于吳諸公言大會不宜獨煩東林於是定麗澤約每歲常潤輪舉春以爲期而經正明道志矩次第及焉公至郡以出處商之同志或謂宜行或謂宜止公曰仕宦寧退無進吾耳重聽不敢不以實告　君遂即日還東林

三月奏爲衰病交侵懇　恩休致事　五月通政司將

疏發還

疏言臣以疎庸重負任使頃蒙　皇上簡錄誼當竭蹷而趨惟是臣年六旬兩目昏花兩耳重聽起居尚須扶

被何能勉効馳驅反覆思之與其冒昧而進孰若審量而退與其出而顛沛孰若處而苟全伏乞　勅下該部查臣別無違礙容令休致臣愚幸甚又與諸相知書曰弟自分長臥烟霞忽叨新命能無感激圖報但思林下諸君子計二百餘人有去國在弟先者有科名在弟前者有困頓十倍於弟者又有與弟同事而被譴者不與其事因弟波累者皆未聞有弓旌之招弟獨何顏而先之乎此一說也東林之社是弟書生腐腸未斷處二三同志日切月磋年來聲氣漸孚可望求益一旦委而棄之既有所不忍徐觀時局千難萬難出而馳驅必至僨事又有所不敢此又一說也水間林下正與病骨相宜非敢上負　聖恩下負知己諒之諒之疏至舉朝紛紛詣通政司戒毋封進𥡴公臺山颺於衆曰顧君今日不出將來林下諸賢賜環者皆不敢不辭矣有一不辭是

嗜進也誰甘之乎答公書曰今海內以門下出處卜世道安危盜不但如東山之安石難下之司馬也徵書一下凡有血氣者莫不歡騰而高臥尚堅來章甚懇其何以答蒼生之望乎願門下幡然夙駕大疏納言君恐違衆論不敢進矣太宰立亭孫公以下各有書敦促隨據吏部爲改限事看得本官才望茂著品格清貞乞休難以允從相應勉留赴任爲此寬限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任繳憑葉名向高福清人孫名丕揚富平人

五月二十八日第五孫杓生與沐出

六月作識仁答語

蕭伯穀徐去聞各舉識仁篇中數語互相印證凡五六上書求教公隨問隨答且曰溽暑之中屢煩垂問即此

一念啓我實多伯毅尤見許可因并兩人問答錄入東林商語

簡李漕撫曰足下嘗謂功名富貴都如夢幻乃有古董一癖何也所謂古董者在我而已我能作百年的勾當便是百年的古董我能作千年的勾當便是千年的古董我能作萬年的勾當便是萬年的古董彼世所謂古董者何爲哉一落形器天地且不免有時刓毁而况其他乎爲啞然一笑

八月啓行至丹陽而還

爰限部文未到公決意退休因勉行以商兩疏之舉舟次雲陽養沖姜公傳儁鶴趙公語勸公毋出公曰是吾心也適感疾遂復還東林調理

武林胡嘉胤記曰己酉仲秋十九日吳子往邀余入東

林社時涇陽先生爲會主而高劉諸公翼之余與子往及一方外楚人爲客列東西坐坐定涇陽先生講孟子首章析義利之旨自是互相送難及盡心天命諸義講罷一人從東席趨下正立指出所書魏莊渠先生勵學語讀一過聞者竦然罷會設鷄黍供客酒行數巡各散去微言久絶此會爲東南領袖風起門友箕千古一事矣

袁考功宏道主陜西鄉試發策有過劣巢由之語監臨者問意云何袁曰今吳中大賢亦不出將令世道何所倚賴故發此感爾

九月會東林

蕭伯穀至會多所闡發公甚稱之浙中人士請武林書院記隨草授張孝廉蔚然張亦素爲公所賞

十一月奏爲闕命亟趨屢牽宿疾事 十二月疏留中

疏言臣承 恩命於今春二月啓行不意十五年前所患眩暈之症一時陡發不能前也調理至八月稍可勉爲啓行不意至丹陽而加劇焉又不能前也吏部再爲寬限豈非不忍臣之卒廢於明時哉獨計臣老態盡見病纏膏肓勢難僥倖萬一且夫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恝然置理亂安危於不問以自便其身圖臣之所大恥也明知身之不能前矣猶然徘徊道路遷延歲月假褰簡書遲速惟意以自陷於大戾尤臣之所大懼也伏乞 敕部查臣別無假託容令休致俾此餘生皆

皇上再造之年矣越月疏至中朝諸公勸駕如前通政司謂辭疏無越年方上之體俟 旨下該部議留爲便遂於初八日封進閣擬著依部限赴任奏入留中

時多謂立亭孫公將修郤於沈司馬繼山孫秦人年近八旬剛直易惑而劉金吾承禧復布僞書言沈欲結顧天竣以攻秦天竣者四明之徒素與東林爲難者也此言不特構沈於孫且構沈於東林設機甚巧公洞燭其奸而恐孫之被惑乃爲書獻以二芹略曰古之冢宰稱統百官均四海統者總而一之之謂也愚於今日而竊有疑焉大僚會推從來已遠其濫觴於銓曹俾各衙門得而越主之自丁酉始又濫觴於年例俾兩衙門得而預參之自己亥始甚而墨綬以下付之一箋俾吏胥亦得而影射之則自甲午始彼一時也吏部之權聚而歸之內閣分宜江陵之徇私滅公因其順而順取之也此一時也吏部之權散而寄之多門新建蘭溪之假公逞私因其逆而逆取之也若不亟圖振刷姑爲調停將綱維鈐束之體失而夤緣奔競之徑滋欲百官之得其統

無由矣均者劑而平之之謂也愚於今日而竊有望焉
明公乙未兩疏力懲好名是固一說然從來邪人擅政
必借此二字抑遏忠良邪人黨權必借此二字掃除異
已而可爲之藉兵齎糧乎況其時去丁大參此呂馬僉
學猶龍沈太守鈇三人天下已多不服至沈司馬繼山
去天下益多不服竊謂此數君子者縱未盡合中行之
矩而直腸勁骨迥異凡流惟以全收其偏勿以偏繩其
偏方爲造化陶鑄手耳若不剖破藩籬更落途轍將同
寅協恭之誼微而分門立戶之風盛欲四海之得其均
無由矣雖然愚之所云明公已先得之亦願明公充之
而已書至計後始達

三十八年庚戌六十一歲正月建燕居廟奉 先師神位

東林每會設　先師繪像行禮至是公倡議立廟名之

日燕居止一楹書院不敢擬學官也

刻涇皐八書

合東林會約及諸商語大學通考質言當下繹等刻之

名八書後復益以二種名十書

二月

任吏部因前疏留中復展限本年七月二十五日到

推翰林院提督四彝館太常寺少卿

疏上奉　旨將洪文衡陞補洪具奏言臣不敢先顧某

遜謝久之顧涇陽以書促其赴任曰顧君已推僉院不

以一常少爲重輕也洪乃就職

東林時爲淸議所歸海內稱公曰東林近而同鄉諸賢

遠而吉水高邑及一時守正忤權建言抗節者概籍之曰東林人而聞聲附和之流亦皆自負以爲我東林人也修吾李公在淮久屢推總院而臺垣又請枚卜兼用外臣衆疑諸賢爲之推轂四明崑宣之黨齮齕百方料攻淮則東林必救可布一網打盡之局於是邵輔忠以四明鄉人挺爲戎首其攻淮疏有云凡海內名流　皇上斥逐山林者悉三才以請託招之又云若人在朝士類無眞道學以挑救者即以陷救者既而救者力攻者愈力事內事外諸人爭欲得公言定是非之衡公曰但無疑於鬼神斯任之矣遂爲二書貽閣銓會去冬所致太宰書亦至世所傳誦爲三書者也吳侍御亮按宣大見之遽令發抄印封鋪遞遍送在京各衙門而東林遂受遙執朝權之目公初意殊不及此即東林人亦漫咎其自我致戎或謂公宜一言自明公曰程伯子曰新法

之行吾黨亦有過焉豈可獨罪安石吾惟知有自反而已

公謂漕撫宜速去以謝人言促行甚力高存之曰先生謂當江陵時吳趙沈鄒諸君子出萬死力為宇宙扶植綱常魏見泉侍御論科場弊侵張蒲州落職司徒救之亦落職自後敭歷中外憂國奉公砥邪衛正及礦稅事起豺虎彌天而屹然扼南北之衝江淮千里民以無恐而不思亂此其人皆世道所繫故於朝於野聰聰為天下共惜其實誠見其大也若夫交情朋好非所以論先生矣而先生豈區區以交情朋好為門戶角立於天下者耶

史際明建明道書院於荆溪手錄公商語付梓并跋其後

又三月僑鶴趙公書曰講學自有益兄決意不出豈非講學之效耶始者人謂弟宜勸駕或云弟實止之令而後應共知不出之爲是耳

五月推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時大僚多缺都察院堂上官止孫公瑋一員廷推呂公坤左都御史許公弘綱副之公及高公攀以左僉都協理院務惟許疏得旨餘皆不下喬應甲揭末云顧老先生屢推本衙門指日堂官也知公必不輕出故益無忌憚與中州考功東粤侍御皆無忌憚之甚者四明某實爲發蹤衆正交章代公剖明而段給諫然吳侍御亮廷

侍御懷德不勝憤皆朝拜疏而夕棄官尤班行中異事也梅給諫之煥疏有云借國脉者決不可借題目以攻東林借東林者決不可借東林以爲題目公極賞之餘另抄

答相知書曰不肯從邸報中讀南北諸君子疏非惟不敢與較曲直也有爲之躍然以喜者矣何喜也喜聞過也有爲之赧然以耻者矣何耻也耻溢美也又有爲之悚然以懼者矣何懼也懼滋競也又有爲之愀然以憂者矣何憂也憂激禍也然則凡曲直我者皆鞭策我者也凡鞭策我者皆玉成我者也不知何修可副德意況敢較乎至漕撫大節卓然而小節出入亦所未免所以書中不一併道破者朋友相與當其平居無事則重在切磋宜爲之箴其所短當其遭讒被謗則重在剖雪宜爲之表其所長嗟乎人莫不有我也與其人人只有我

各執自家一箇是不若人人皆無我各認自家一箇不是也高明以爲何如

浙行借薛以身高存之赴嘉興講會憩徐元仗園中出所攜宋金元詩屬胡元瑞應麟評選胡復書曰近人譏薄唐以後詩如鼠壤餘蔬欲求高閣束之而不可得門下一旦毅然取而表章之甚盛心也但欲如馮氏詩紀則前人遺集十無二三既無以盡一代之長而其傳者又紛紜龐雜恐板行之後未易及遠誠宜如執事所云略倣高氏正聲之例存其合者既不苦於卷帙之繁又不患於銓次之雜敢敬承台委少需歲月當有以應教也諸集暫借毋以瀆請爲嫌

八月會東林

有謂時局紛紛此會不宜復舉者公曰吾輩持濂雒關閩之清議不恃顧厨俊及之清議也大會只照舊爲妥世局無嘗吾道有嘗豈得以彼婦之口遽易吾嘗作小家相哉朱平涵書曰大會尚未能赴至期三日當齋心以神注之卽如面承一般一時諸君子向往眞切若此

刻以俟錄

卽所上閣銓三書公自爲之序言生平有二癖一是好善癖一是憂世癖二者合併而發勃不自禁至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無庸效市賈爭言耳高存之曰先生題麗澤堂兩楹曰樂道人善願聞已過於所上三書見樂道人善之至矣於不辨一語見願聞已過之至矣此千古聖賢眞血脉非可以凡心凡眼窺也同

時歸德江夏吉水高邑無不極贊謂三書從一片虛明流出而爲友發言讒謗交集則公一人慨然當之

十月赴經正之會十七日途遇許公少微公曰人以漕撫爲貪兄謂何如許曰此易知耳姑無擬之於古即近時胡梅林制府每餉嚴分宜諸要人動以萬計餉山人遊客動以千計當其意得伶人一曲犒以元寶其揮霍不百倍於漕撫耶特以功在地方至今人追頌不已漕撫用以周故舊赴緩急兩者天淵奈何多求公曰看來只是漕撫交際往來局面稍濶耳即古人中如李忠定趙忠簡何嘗不揮霍亦何害其爲忠定忠簡從來天下原有此一種豪傑而拘拘繩以小廉曲謹不亦過乎許名弘綱東陽人時以副院北上

按是時小人借漕撫以攻衆正世所知也而其釁因君子而起則世之知者十不二三向日新吾呂公好講學

漕撫嘗目笑之曰迂濶自此有嫌至是兩公俱推總院南中諸同志亟欲得漕撫入朝可以擔當大事而楊晉菴東明亦嘗以講學稱與呂姻契最厚邵輔忠陳儒徐紹吉劉國縉皆楊門人王三善又其同郡見南科劉時俊疏有總院獨推呂某之語遂力攻漕撫并及東林而三善爲人所愚致上書於公再疏詆諸謂微臣不識聖賢舉動呂楊家居卽未必與聞其如反側後生乘機簸弄以啓蜩螗沸羹之局其中有爲四明用者有非爲四明用而適墮其術中者至於辛亥京察副院實有苦心止以太宰不行移會竟處其衙門御史不無芥蒂而言者復因副院調停太早攻之過急致彼不能自持此在君子亦未免爲已甚公林居歎息所謂氣運使然者也

附識於此俟論世者考焉

十一月序施太僕厲菴崇正文選略曰六經之後一變而左國左國之後還有左國否再變而班馬班馬之後還還有班馬否三變而韓柳歐蘇韓柳歐蘇之後還有韓柳歐蘇否之數君子皆自性自靈自心自神各各自有千古今之文惟不爲左國也者乃能爲左國不爲班馬也者乃能爲班馬不爲韓柳歐蘇也者乃能爲韓柳歐蘇必句擬而字摹之非其指矣公於詩文深不取近時剽襲之說故云施名策同邑人

嘗孰令楊漣大洪書曰恭誦履端遠辱賜教仁人一字一言皆後學箴銘即爲後學陶鑄一家春化萬家春漣不肖敢不勉圖爲台臺布此德澗也時楊因修學乞公文記其事

十二月二十五日都察院奏爲京察大典佐理不堪等事乞勑吏部查照甲辰外察事例將原推顧某

等一併點用

是冬吳刑部撝謙彙刻小心齋劄記於金陵

三十九年辛亥六十二歲正月建宗祠作家訓

公一生不問田宅惟建祠之舉與涇白公經營位置卜地當涇西之正中祠前為堂以設義塾堂左右為倉以貯義租祠成長幼畢集請訓辭公示之曰人倫之際委不出恩義兩端學者講明人倫却不在恩義上擬議自有箇源頭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都從生機來總只是一箇於其間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兄弟有朋友乃自合而分究竟須自分而合還歸一箇何者其生機本如是也這箇生機鬱勃充滿無少虧欠人只順這生機流出自然有無限懇惻不言恩而恩行乎其中矣自然有無限委曲不言義而義行乎其中矣不然用

意安排只了得門面事於兩下精神血脈毫無干涉況人生遭遇有常有變有順有逆不幸當其變逆乎之以恩乎不來維之以義維不住又可奈何曰這也別無巧法始終只是向源頭上理會耳書云舜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姦這便是箇榜樣論人品舜與諸人逈然懸絕至其本來生機却一般舜把他的頑他的嚚他的傲放過一邊只一眼覷著那一般處將自已生機薰他生機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又明日如此溫溫循循綿綿密密安心安意耐苦耐煩譬如仙家煉丹當徐而徐要忪些子忪不得當疾而疾要慢些子慢不得久久融徹任他如何頑如何嚚如何傲也被舜薰動了不知不覺漸次消化到此何嘗不用恩却不可專名之曰恩何嘗不用義却不可專名之曰義故以蒸蒸二字擬諸形容玩此二字多少肫切多少細膩多少曲折多

少從容積漸分明將這段生機一口拈出也至不格姦三字乃是舜得手處羅豫章說得最好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了翁聞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兩先生之言眞是有味雖然父既頑矣母既嚚矣弟既傲矣他的不是到底如何諱得孟子却又說得最好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直看父之頑便是我之頑母之嚚便是我之嚚弟之傲便是我之傲分得那箇是父母那箇是兄弟是即大家俱是不是即大家俱不是耳此則舜之心事也大抵常人只就人分上求全責備連已的不是亦推而諉之人本也不能成得人安能成得已舜只就已分上求全責備連人的不是亦引而歸之已本也既能成得已自能成得人學者講明人倫緊緊處全在此此處似難而易似易而難一

念自足所以易也性分無窮職分無窮事變無窮所以難也三自反篇援舜爲證而特著君子有終身之憂吾輩試反而思之且有憂乎無憂乎處人倫之際一能如吾願乎如其不能責在人乎在巳乎幸各撿點無務自恕

集語孟說略

樞柱初習舉子業公喜謂其可嗣書香也取宋大儒諸集手批口授并採近人所發語孟大義節略示之多取薛畏齋徐徵弦之說意主超闢非屑屑爲制藝津梁者以門人吳鍾巒峻伯品最端命受業焉吳晚年殉義甚烈

匡岳徐公書致見羅先生集要且募建祠并言先生被

伍容菴誣以裸體云云公隨寄助工之費作書與伍令共改正

二月李邢華懋明書曰華謬以爲今天下不患學術之不明而患人心之不正不患道德之不修於野而患邪正之不剖於朝盈廷聚訟大較可覩陸宣公云君子愛才愛而引之則近黨小人傷善傷而沮之則似公此語似爲今日設者世道謂何李初令涇縣公力薦之新淦御史中宵人所目東林五鬼之一也

三月作志矩堂商語

景素于公爲主講衆諸聽者請再說一語公曰諸君於此五日矣但講說間有打着心頭動處好好放過這箇是自家眞性命要須凝聚精神時時覷著在在守着偶遇事變紛亂只提起這箇那紛亂的自會定叠偶遇情

欲粘滯只喚起這箇那粘滯的自會擺脫這便是一箇
海上單方光陰易邁願各努力
十七日都察院奏爲匪人承乏臺事日非等事二十八
日吏部奏爲紀綱漸替時事堪憂等事並請亟用總僉
二臣
四月公抱恙聞劉永澄靜之至欣然倒屣靜之實應人
與吳門文文起山陰劉起東皆公所以世道寄之
者也他日起東誄靜之曰兄嘗邀余謁顧涇陽子余以
病不果後託兄介紹行有日矣而兄病且卒涇陽亦卒
此一段師友淵源天若有以限余而余終自恨鞭策之
不堪以負知己梁溪山陰學脉靜之實爲聯合焉
五月初四日察疏始下是時闕銓同心副院許公署院
篆曹掌科于沭湯道長光京協力共事所處分甚

當而諸人自知應黜輒先期唱言東林有書處之多方要挾以希漏網不知公自三書以後無片紙入長安也但有問則無不答耳四月間喬應甲例轉憤極追論淮撫有四請　皇上問東林疏丁長孺責其良心喪盡無復人理是月徐兆魁復肆詆東林語尤穢鄙吳光祿懷野歷辨其誣言書院事甚詳洪太常諸疏繼之

十七日都察院奏為懇乞聖明速簡掌院僉院等事左都御史缺且七年左僉都御史缺亦四載顧某一生砥礪寧因竿牘之故遂叢不解之疑公論自在聖明亦何忍終棄之公寄書曰弟以狂言招戾煩老兄𦖋𦖋致念此後幸置之但得聲雲知己盡展生平所謂天地之用豈我之用何必功自己出也

復友人書曰今日議論紛紜誠若冰炭乃不肯從旁靜觀大都起於識見之岐而成於意氣之激耳若欲為之

轉移聯合。蓋有道焉。在局內者。置身局外。以虛心居之。而後可以盡己之性。在局外者。設身局內。以公心居之。而後可以盡人之性。何言乎處也。各各就己分上求。不從人分上求也。各各就獨知獨見處爭勝。不就共見共知處爭勝也。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爲模稜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爲偏執也。如是。又何所容其岐與激耶。若夫自責則輕以約。責人則重以周。所愛則見瑜而不見瑕。且并其瑕而瑜之。所憎則見瑕而不見瑜。且并其瑜而瑕之。在事之人既然。持議之人復然。如水濟水。如火益火。是化君子而小人。化一家而敵國也。是舉兩下精神。盡爲各人區區之體面。用而不爲君父赫赫之宗社生靈用也。豈不可惜。公時以竿牘爲戒。而有問必答。保善類全國體。不勝惓惓。

六月有仲兄涇白公之喪公時已少衰覺不勝痛令兩

孤請高存之爲狀

朱平涵書曰時局已似南宋大賢門下尚未有如蔡元定之謫者意長孺當繼其盛而長孺是月果抗論諸奸言臣籍名僞學不足爲辱再疏乞休致去

八月會東林 作心學宗序

本菴方公後至年七十餘公與講論大悅爲序其心學宗略曰自釋氏以空爲宗而儒者始惡言空矣邇時之論不然曰心本空也空空孔子也屢空顏子也奈何舉而讓諸釋氏則又相率而好言空余竊以爲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釋氏之所謂空也兩者之分毫釐千里夫善心體也如之何其無之則又曰吾所

謂無非斷滅也不著於善云爾嘗試反而觀焉即心即善原是一物非惟無所容其著而亦何所容其不著也且著不著就念頭上說難以語心即慮其著去其著而可矣善何與焉而并去之乃曰無聲無臭之密諦固如是其亦弗思而已矣無聲無臭見以善爲精而爲之摹寫之辭也無善無惡見以善爲粗而爲之破除之辭也豈可以強而附會哉王文成之揭良知自謂易簡直捷而天泉證道獨標無善無惡一語以爲宗余惟良即善也善所本有還其本有惡所本無還其本無是曰自然夷善爲惡紐有爲無不免費安排矣以此論之孰爲易簡孰爲支離孰爲直截孰爲勞攘詎不了了是編於風靡波蕩之中獨爲砥柱所補於人心不小矣方名學漸桐城人

九月朔日送方本菴至毘陵偕諸君子會經正堂再會取斯堂方屬公爲序贈行二十七日公念繼山沈公忽忽心動草一緘候之逾月李元白信至則作書之日正其捐館之日也沈遺命止報公及南皐鄒公二人其孤士阜士龍皆公門人極蒙卵翼

十月簡史際明曰方本菴先生老成典刑足爲此時砥柱心學宗欲得置之公所足下即務入明道院中何如

耿庭懷與際明書孔孟之後擬秦程伯子以爲宗公曰是惟元公乎劉記言明道見處極高便有元語伊川見處極正便有拙語橫渠見處極深便有艱語康節見處極超便有玩語晦翁見處極實便有滯語象山見處極徑便有狂語惟元公不可及又曰元公尚矣明道晦菴

各有獨到處未易優劣又曰太極圖說元公之中庸也通書元公之論語也上下二千年間一人而已矣蓋公之學從無欲入故確乎自主一宗

十一月作自反錄

集兩年中往來尺牘及客座問答之辭併以俟錄入之內或問一則曰吾聞君子不黨子之爲李漕撫上書也不近於黨乎涇陽子曰豈惟是哉當丙戌丁亥間有毀呂寧陵坤於政府欲中以考功法者余極口明其不然以至取忤時則人以余爲寧陵之黨矣王耀州國用計事失當路指外遷余承乏選司特請於陳恭介擢卿太僕時則人以余爲耀州之黨矣吳晉陵中行趙琴川用賢先後被羣小望風傾陷余不揣輒起而攘臂其間時

則人以余爲吳趙之黨矣江新安東之自鄧州守超爲光祿卿李大同植郎家起爲綏德守驥至大用皆犯時貴所忌時則人以余爲江李之黨矣玆者又言沈嘉禾思孝於太宰則又以余爲嘉禾之黨矣其何所不黨哉然而數君子各各自成一局不必意見之盡同就其中亦往往互相爲左不必藩籬之盡撤是故黨寧陵則與寧陵左者且外我黨耀州則與耀州左者且外我黨吳趙則與吳趙左者且外我黨江李則與江李左者且外我黨嘉禾則與嘉禾左者且外我至於今黨漕撫則與漕撫左者且無不外我其又何所黨哉如此看來有黨乎無黨乎一憑人謂何耳余曷敢擇焉

簡江西李藩長孟白巳南昌布衣朱以功行修言道慥慥君子也足與草本濟頡頏後先暇中能物色之否

作萬曆奏議序

國家之患莫大於壅壅在下則上孤壅在上則下孤皇上御極以來二患迭見丁丑綱常諸疏政府不欲宣付史館致遷怒於執簡諸君後遂假留中以泯其迹令言者更以他事獲罪迺年且欲并邸報禁之壬午一變公道屈溺而忽伸戊申再變公論鬱焉而忽暢未幾伸者仍屈暢者仍鬱荄根深蔕固非一時所得猝拔論世者所以歎息於江陵四明之間也惟余願有獻焉李忠定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誠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闇推之其患將不可勝言願以是爲皇上獻求所以至於堯舜者蘇文定曰天下有重臣有權臣權臣天下不可一日有而重臣天下不可一日無也願以是爲執政獻求所以爲重臣者至於言官操天

下之是非天下又操言官之是非葢言之不可不愼如此也願以是爲臺省獻求所以信於天下者

十二月刻涇臯藏稿

集生平書疏記序傳誌諸文詳加刪訂手自編次爲二十二卷

十五日吏部奏爲欽遵撿發明旨等事請亟簡原推左都僉都以新國度服時情其他大僚恭聽次第撿發時方擬公陪銓因此章留中不果

按劄記末云心不踰矩孔子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子之小心也語本體只性善二字語工夫只小心二字若舉書中秘義特爲標出作究竟語而其前數則有云吾輩今日一嚬一笑一語一默在在與天地相對越在在與萬物相往來何容兒戲又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一

天也知我者其天乎天。孔子也是以兩下互爲知己

嗚呼其絕筆之一讖耶

四十年壬子六十三歲置義莊

先嚴贈戶部主事南野府君生有四子長爲先伯兄鄉飲介性成次爲先仲兄光祿寺監事自成又次爲不肖憲成又次爲先季弟禮部主事允成先嚴居貧茹非而志意甚濶時時慕說范文正公之爲人此即世有遺租二百石先伯兄請於先慈錢太安人曰兒兄弟各自經其生此田留之以成吾父之志何如先慈大喜許之自是又稍加綜理漸有增益共得三百石有奇每歲出以周宗人之貧者蓋二十春秋於茲矣而食指漸衆漸不能給則先仲兄又時時捐廩而佐之因曰此須別有措置乃爲可久又曰吾邑糧役煩重亦當與同區分憂須

并置役田又曰吾兄弟俱僅足支吾況伯兄季弟俱已奄逝諸姪中尚有自給不充者吾賴有天幸節嗇之餘不無一二可備推解此舉固當任之正在擬議而疾作矣且病且革謂不肖曰吾未了心事是在吾弟吾弟勉之亦須上緊歲月不待人也不肖爲之流涕無何竟不起矣於是先仲兄子與浹日夕哀痛亟圖所以慰之者首願捐租五百石不肖亦願捐租一百石先伯兄子與滌亦願捐租五十石先季弟子與溉與演亦願共捐租五十石并現在三百石合爲一千石除錢糧耗折等費外以其半贍族以其半助役贍族者照舊酌量上中下三等二季分散公同當面査發登簿助役者每年糧長一名貼銀一百兩仍取領票送縣驗實如遇本戶當役亦照前例如此庶幾先仲兄臨訣之言卽見諸行事而先嚴之志亦藉以稍伸矣第念非藉台臺寵靈不可以

垂示示敢具呈以聞右書達撫臺簡吾徐公徐名民式浦城人

錄嘉言善行二編

嘉言乃集所聞於同時耆若會規會語說書敘事之文或耆舊宿儒或門牆後進悉見收採善行則皆吾邑先賢行事某某隱德某某苦節多從前記載所未及者各爲小傳系之桑梓錄以備志書故略此編意主廉頑立懦敦薄寬鄙故詳

三月會陽美

朱平涵書曰春會擬侍函丈請益乃聞舉自陽美遂不及赴賢郎遭此一番磨煉自是天將玉成大賢處此如

蛛絲掛落葉飛豈礙太虛半點古人值此甚多乃知今人作用未是奇特且不如是不見道之大也時學使熊廷弼方肆其毒於東林歲試置與淳末等公絕不介意命鼓倕遊南雍是月復有澄江之行

四月立義莊碑於宗祠

碑文無錫縣爲承遺命以成先志事案蒙本府知府杜信牌該蒙撫院徐批發具呈人顧津呈前事奉批置立義田周恤族黨昔范希文之芳規與堯夫之克類遐哉邈矣今顧贈公暨其子孫三世相成贈族之外又助里役仁心義行萃於一門覕文正忠宣奚讓焉仰府行縣酌定成規俾顧氏家政著爲典則仍通詳定奪勒石遵照又蒙按院房常鎭道臧批仰查報蒙此本縣隨著該族長查明田畝坐落等項詳議條規造冊到縣據關義

租一千石坐落宅仁鄉戸名顧南仲卽於祠旁建倉擇人收管除糧徭銀米外所存之米以一半贍族春秋二季四房公同給散極貧者每季一石二斗次一石又次八斗婚喪老疾隨時酌助又以一半助役糧長銀米十二月先給若干次春找足俱當官領發麥租聽充祠倉應用諸費遇荒請勘租欠告官等情具由申府棠批置立義田以敦宗誼至仁也以甦糧役至義也一舉而仁義兼盡若顧氏者可以風矣綜理規則誠爲確當候詳允遵行繳又棠撫院按院兵道各批仰府行縣如議遵行仍勒石以垂永久等因到縣爲此報義田同族人等知悉每年收租務用較準斗斛錢糧先期完納至於春秋助貧照議給散婚喪等項聽從酌助其津貼糧長銀米具領到官給發頑佃逋租告追清理遇荒踏實饒減悉照部文奉行萬曆歲次壬子四月吉日雲間俞宣儒

五月二十三日寅時公終於涇里之正寢

月望會講東林者三日講畢憩城寓十八日病暑返涇上時與渟留南雍候秋試二十日作一書寄之命與沐代草親索筆改三四字伏枕至第三日忽起坐執與沐手曰作人只倫理二字勉之語訖恬然而逝嗚呼所謂生順歿寧者歟是月上旬作兩書一答都門友人曰時局紛紜千態萬狀非惟人事相激殆亦氣運使然制馭之幾莫知所出姑言其臆似宜平而劑之大都在急於主張獨是不必急於扶摘衆非在急於聯屬同心不必急於翦除異類要使彼之有以自容而於我無所致其毒久之或漸消漸釋故獨是伸則衆非自詘同心盛則

異類自衰斯爲不抉摘之抉摘不翦除之翦除耳一答徐公匡岳曰宗要之集甚佳令人一見了然見羅先生有功於吾道丈又有功於先生吾輩更有何說惟相與纘習服行而已楊建祿云先生祠已落成將於中元舉同省大會聞之踴躍神旺恨不能扶病而前常遙爇瓣香祝在坐諸君子爲先生發明大事也前一札丁長孺錄之相知所後一札高存之簡遺草識其後曰此絕筆也公一生念頭無日不在世道上至是其益信矣

朱平涵曰相傳吉地有土龍之說未之敢信頋先生之宅前對膠山後枕斗山龍自西來左右界以水氣厚脉清其尊公以貧士卜宅生先生兄弟四人皆魁梧俊爽先生與弟涇凡公少以文章著名晚以理學稱重其仲兄涇白爲光祿丞亦奇男子也某年光祿於西偏掘土土中有龍形頭角皆具役人驚而劉之白臟如脂光祿

聞亟往止而掩之巳散奪無餘矣未幾光祿與先生皆卒而東林之社遂被言者痛詆天乎人乎地乎亦關風氣其又何尤見湧幢小品

六月禮科左給事中周曰庠奏爲正人相繼淪亾國勢

空虛可慮事

畧曰諸臣自葉向高之外可以負大任者非郭正域顧憲成黃輝等其人哉乃憲成於五月二十三日故矣二十四日正域又故矣蜀中朝紳有謂黃輝巳先二臣故矣詩云人之云亾邦國殄瘁言正人凋謝國運將隨之也　皇上驟聞三臣之殞當亦潸然出涕而三臣不可復作矣臣誠切杞人之慮披瀝奏聞又李侍御邦華疏言閣臣聞顧憲成郭正域劉曰寧之逝哀號累日如失左右手同時請卹之奏幾滿公車惟全抄寄示者節錄

附入

七月崇祀郡邑鄉賢祠

提學御史熊爲學政事舊例鄉賢俱經該道府縣詳請批行令本官人望久孚無俟查核宜徑行置主崇祀以光俎豆隨送主縣學鄉賢祠訖又撫按學三院會同批送府祠廷弼此舉迫於公議無因互訐聽勘爲攻東林

八月東林公奠

同年同社及後學門生于孔兼錢一本吳達可薛敷教朱鳳翔諸壽賢王士騏朱國禎徐必達洪文衡姜士昌岳元聲顧際明于仕廉黃正賓陳敏中湯兆京吳亮孫愼行于玉立張大受吳正志俞汝楫高攀龍劉元珍文

震孟荆之琦錢謙益郁庭芝史孟麟丁元薦徐鳴皋安希范賀學仁任光祖丁鴻明劉廷炅周繼文卞洪載程由庚趙璆汪萬里四十餘人至者先於東林會哭及入逕拜奠皆相向失聲或留連浹日始去祭文摘錄首卷未載者詳與滸日記

撫院徐按院房爲闡揚清貞理學名臣事會同議照本官無愧修峻望粹學醇儒若此高標難拘官品理宜題請贈謚等因行道仰府檄縣將本官歷仕遷秩名行節槩逐一確核查例速詳

祀郡先賢祠

常鎮會講諸公暨諸後學門人公進

十月江西道御史徐縉芳奏爲道脉難殄儒行當揚等事

故南京光祿寺少卿顧憲成忠本天植學爲人師所著諸書有體有用斷斷乎名儒君子也或咎東林觸犯時忌臣竊以爲不然宋儒程頤後世尊之爲師當日邪人詈之爲鬼又有上章乞斬朱熹以謝天下不許其門人會葬者近日多言王守仁到處聚徒講學議朝政援有司敗壞風俗此皆誣罔譸張曾何傷於日月乎臣查謚冊如少卿王時槐給事中賀欽主事劉元卿等已發訪舉行憲成遠過三臣伏乞 勅部勘查題覆賜謚

十一月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徐民式巡按御史房壯

麗題爲寺臣久著清貞懇乞　聖恩贈謚等事

據整飭常鎭兵備按察使臧爾勸呈據常州府無錫縣
准儒學廩增附生員吳桂森張雲鸞杜國政等呈稱巳
故鄉宦顧憲成德自天成學繇神授凡諸懿美莫罄揄
揚查得先臣陳獻章位不越簡討羅洪先贈不逾光祿
企膺特典賜謚文恭今憲成實兼二臣寧靳一謚乞准
轉申奏請等因到學又耆老談學里排顧拱馬龍等呈
到縣該教諭丁仕明知縣陳以聞知府杜承式各看語
到道該本道看語到職該職會同看得顧憲成百年名
世一代儒宗出處係世道重輕言行作人倫師表位不
配德忠猷未展乎生前論定蓋棺異數當加於身後旣
經議詳前來相應題請伏乞　敕下禮部查照陳獻章
羅洪先例覆請贈謚謹題會誠意伯劉蓋臣有疏詆公

科道公本合糾藎臣邪說始息

十二月尚寶司司丞章嘉禎奏爲微臣猥荷賜環懇恩

一視錄生褒死事

臣於萬曆二十二年因推舉閣臣事　嚴旨逐選郎顧憲成而併追逐臣以去今思舊事轉憶舊僚如孟化鯉眞品眞才不幸遂卒至於顧憲成豪傑而聖賢者也當官任事百折不回而學脉之醇一操修之精純神理之綿密居處之淡泊粹然眞儒一腔忠赤惟思爲國家進用賢才其教澤幾遍海內諸凡著述卽考亭復起不易其言竊謂易名允宜而孟化鯉當併與議謚者也

禮部發刊續補議謚公册計七人公及沈思孝郭正域

方弘靜李中張登高徐文彪

四十一年癸丑正月祀邑崇正書院

書院先祀宋楊文靖公及喻尤李蔣四公名五賢祠嘉靖間華比部雲增入宋李忠定公明邵文莊公更名七賢祠至是邑中後學高存之等請於當道奉公木主入焉

三月工科給事中喻致知奏爲敬陳末議以備採擇事

一曰旌物故名臣向令吳時曾一晤顧憲成眞目擊道存有明道沖和之度者其著述以孔矩爲宗以依庸爲的其操行以善與人同爲樂以閉門作自了漢爲恥有臣如此而不晉一秩之榮不賞一字之褒國家贈謚爲

何等臣設乎

河南道御史郭一鶚奏為直臣齎志以沒　聖恩優卹

宜先事

顧憲成忠原天挺學稱人師抗顏權貴泊然於功名富貴之場恬意寂寥悠然於性命身心之旨一旦溘先夫朝露天下何與於斯文請亟照先臣張栻羅洪先等贈官予謚以表忠貞之尤

四月巡按河南御史方大鎮奏為懇乞　聖恩褒崇理

學事

理學之臣有身已沒而輿論久孚德實優而特恩未及者其一爲常州之顧憲成接周程之脉守孔孟之繩持身則樹清標立朝則礪風節抗時相而正議侃侃領後進而師範巍巍讀小心齋劄記東林諸會商語其窮理之精與救世之切槩可想見此一臣者大節嶙峋獨詣純實蓋得聖學之正直者也

巡按湖廣御史錢春奏爲賢臣應卹明白無疑事

臣屬境內禮部侍郎郭正域病故祭葬贈蔭乃其應得並非妄求適見撫按臺省卿寺諸臣爲顧憲成請卹諡者疏無慮數十上夫憲成文章兼之節義道德合之功名立朝固百折不回居鄉眞一塵不染緣當途之蓄怨甚深故生不免長淹於田里幸天下之良心未泯雖死猶爲昭雪於廟堂則今日者慰羣清而修曠典職因正

域并有望焉

五月祀惠山特祠奉涇凡公配

萬曆間 恩詔一款境內名賢應祀者地方官不必題請徑行立祠報部馬君嘗首倡通學具呈併奉涇凡公入祠配享隨蒙巡漕御史周檄查建祠處所候文支俸以襄盛舉署縣通判萬署府推官王署道蘇松兵備俞撫院徐按院房敦促輸勸擇地惠山聽松坊先構一楹以祀卜明年八月鼎建周名起元辛亥會有疏力辨僞學之誣

十月行人司行人劉宗周奏為修正學以淑人心等事

東林者先臣顧憲成倡道處也從之遊者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從事學問則高攀龍劉永澄爲最賢憲成之學不苟自恕扶危闡幽屏虛黜煩純如也亦喜別白君子小人而歸於無我身任名教之重挽天下於波靡一時士大夫景從如雲以故東林最著惟其清議太明流涵之士苦於束濕遂乘淮撫之救誚議紛起憲成歿而忌者因指東林爲門戶合朝野而錮之以爲黨人夫東林果何罪哉惟是標榜層菑已蹈漢人之失而復坐累於淮撫由是四面樹敵麦夸至今此則東林之罪矣若夫憲成之學學朱子者也其言曰世尚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世尚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今之世變所爲假借播弄者非乎雖然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斯憲成自反之學也三書之上言者不已而終不辨但云卽有書豈有發抄之理

可謂能自反矣善乎憲成之言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利心方消盡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名心方消盡此亦方之說也又曰新法之行吾黨激成如是而後可以盡巳之性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如是而後可以盡人之性此亦平之說也臣切爲在朝在野諸臣三致意焉而又何以攻東林爲哉又疏曰諸臣之寃崑宣者未有不嫉東林者也嫉東林者未有不合救熊廷弼者也至欲立東林奸黨之碑榜之朝堂而未知所坐乃發難於于玉立繼又及丁元薦矣若高攀龍與顧憲成上下議論不媿淵源憲成死而戈矛無向勢必踪迹攀龍臣實不服卽極口東林之罪不過養交好事疾惡太嚴而就中分別流品上者進於功名碩高是也卑者進於富貴于丁是也亦庶幾洗東林之寃乎嗟嗟東林何罪哉顧高之稱

自此始

高存之狀公行文成與渟持往江右請南皐鄒公爲墓志銘又託王惟懷請碑文於儕鶴趙公

四十二年甲寅七月撫院徐爲公訪諡典事准禮部咨本部條議一欵諡典易名信今傳後緣由仰加博訪如得其人開列行實詳報等因行縣據詳本學訓導張衍禎等會同生員劉允珍等勘結本官宜倣白沙從祀於　文廟寧援念菴錫諡於朝堂又萬曆四十一年通學公呈已經撫按具題候　旨令將前項應祀鄉官緣由幷開逐欵事實文冊類釘轉呈照驗

十月兩孤扶匶厝賢關橋之新阡因地主齟齬故未卽葬吳峻伯端友錄姚序云希孟因來會葬得識吳

門人李應昇在癸丑之冬此筆誤也

四十三年乙卯門人洪範重刻公百二草及鄉會墨小試論範字禹錫新安人丁長孺曰禹錫從先生讀書涇上先生沒敦築室之思於三年外誼甚高復刻先生文介其伯子平仲屬余爲序序見尊拙堂集

四十四年丙辰十月原任漕撫李三才奏辨邪正等事言自某某假揑妖書擅戮楚宗關節倖中至今彼黨挺身報怨死與正人爲仇如大臣之賢者則葉向高朱國禎等去矣小臣之賢者則丁元薦劉宗周等去矣仇正之言不過曰東林東林者顧憲成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高攀龍安希范劉元珍等束修表表何負國家乃盡行屏斥舉鄒元標趙南星等並以此名加之何哉疏上

削籍明年京察始盡去東林諸人

四十六年戊午八月與沐舉應天鄉試第一百四名

熹宗哲皇帝天啓元年辛酉二月與淳卒

八月樞舉應天鄉試第十三名御史張訥借科場事以掊擊東林疏言顧高子弟僉列賢書情弊顯然請行嚴究　旨下部科磨勘隨經題覆傾樞文義甚優臺臣所參無實明年中會試副榜入都時鄒元標高諸賢僉在九列於凡學脉政局指示最詳公生平出處之故亦頗多追憶後己卯鄉試柄舉第七十名

刑部侍郎鄒元標奏請䘏録遺賢等事

先是　光廟登極詔書一欵建言廢棄諸臣事關國本得罪者分別奏請召用卹錄未行鄒公特疏以公名居首云此一官者身任世道之重力抉詖淫之藩所當卽與贈謚以昭來禩者也

二年壬戌六月贈太常寺卿給三代　誥命

吏部題請贈官六十六員列公名第一　誥贈祖父父皆太常寺卿祖妣妣及配皆淑人涇凡公同日贈尚寶司司丞　制詞褒美有學術方駕夫顯頤節義比肩於軾轍之語

九月葬公於賢關橋之新阡

自甲寅冬屢卜葬期至是始獲永安文文起書墓志銘納壙中劉伯先爲新阡記在邑東三十里梅李鄉

五年乙丑八月逆璫魏忠賢從御史張訥請矯詔毀東林書院

以御史石三畏言追奪官誥

又御史盧承欽言東林自公與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等謂之前鋒賀烺李朴沈正宗丁元薦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將一切黨人不論曾否處分俱將姓名罪狀刊刻成書榜示天下時謂此[illegible]仿蔡元祐黨碑於是要典之議起矣

六年丙寅二月祀道南祠

乙丑毀天下書院首及東林遂先撤依庸堂其餘則高存之首倡估價納官與仍留以待興復而按院徐吉將

價發還存之處後之復有變也乃以是月仲丁爲文告

文靖之靈曰惟先生學道則承程門之正傳衛道則闢

王氏之邪說理學氣節參和不偏故在宋室既培養羣

哲在我　朝亦興起多賢如毘陵一郡涇陽顧子涇凡

顧子啓新錢子元臺薛子我素安子本孺劉子進則正

言直諫於朝退則明善淑人於野丹心矢竭於少壯素

節不改於暮齡皆先生南來千四百年之眞傳東林一

十八載之遺教也今日講壇既毀恐歲久事湮謹奉六

子祀享以明天地一時生才之非偶聖賢千古傳心之

不磨至五月書院果盡毀

〇〇〇皇帝崇禎元年戊辰二月吏部題爲權奸既斥公

論宜伸等事

時附璫諸人有請昭雪東林以自營展脫者太僕寺少卿某言鄒元標顧憲成馮從吾等皆耆碩老成畢竟抹撥不得奉　旨該部核酌具覆吏部始列公名上請優卹

是歲王惟懷以刑部郎中定閹黨虎彪罪案有河南司案呈全抄載無錫縣舊志稿

十二月男應天舉人與沐奏爲　聖政維新忠貞未剖懇乞　天恩褒卹等事奉　聖旨該部議覆

略曰臣父生平行履載在公評不敢瑣瀆　聖聽祇舉立朝居鄉大節陳之始忤故相張居正幾罹不測及改吏部値何起鳴陳與郊以內計訐總憲辛自修抗疏論列遂與當路相左票擬降調是臣父之謫以國是而謫

也後舉天下公廉第一再入吏部有　旨金封三王首
倡同官力爭及會推閣臣又首推疏請册立之王家屏
並與當路相左票擬革職是臣父之削以國本而削也
講學東林思以淑世維風且培養善類供國家之用而
甫荷賜環濡先朝露已膺加秩方議易名不謂逆惡魏
忠賢崔呈秀恨高攀龍等首發其奸更恨倡始淵源實
繇臣父因授意私人石三畏橫肆誣詆遂將生前原職
及身後贈官一併革除臣父母封章暨臣曾祖祖父母
誥命盡行追奪今幸　聖明御極伏讀　恩詔一欵有
應褒䘏者即與褒䘏謹照故都御史鄒元標例披瀝上
請伏乞　皇上軫念遺忠敕給從前官誥併賜易名不
惟臣父永戴高深而臣與沐亦生生銜結矣　旨顧
憲成官誥䘏典該部即與議覆下吏科沈禮科葉參看
發抄

又奏爲進呈書籍事奉　聖旨所進劄記留覽

略曰臣惟自古帝王之興莫不以務學爲急顧其學非泛而無歸也所以繼天立極爲世君師惟教之明善復性而已粤稽虞廷授受言人心道心者心也而精而一之以允執厥中者中卽性體也詩曰秉彝書曰降衷易曰太極無非此體至孔氏言性近孟氏言性善而其說乃大明於天下至宋周程張朱諸大儒言無欲言主敬言格物窮理詳示人復性之功以上續唐虞洙泗之傳千載如一日也我　太祖表章孔孟敦尚程朱　成祖更命儒臣纂集五經四書大全性理諸書一遵傳註其爲世道人心計至深且遠慨自後學紛囂漓眞修而崇頓悟以主敬爲矯揉以格物爲支離而性體幾至割裂毋乃非　聖祖當日垂世立教之初意乎臣父生而有

志聖賢嘗以虛無寂滅之說返質之本心不合也追質之先聖先賢不合也爰加詳剖力障狂瀾商榷之言積久成帙其大指則曰語本體只性善二字語工夫只小心二字惟我 皇上秉生知安行之質懋左圖右史之功凡諸正學悉荷表章即屬涓流盡供採擇謹將臣父劄記三卷命臣男舉人樞繕寫另筒封進敬俟萬幾之暇特乘乙夜之觀倘有符性學之淵源或上佐高深之萬一豈惟臣父實慰苦心而於帝王之所以爲道聖賢之所以爲學暨我 祖宗之所以爲教者維持振興當亦不無小補矣奉 旨所進顧憲成劄記三卷留覽該部知道

二年己巳正月山東道御史吳甡奏陳視學要務事

顧憲成章賢領袖鼓吹東南所著劄記尤湊於性命之旨當照鄒元標等卽與贈謚

四月吏部題覆　聖政維新等事奉　聖旨復還原贈官誥加贈吏部右侍郎給三代　誥命

又四月禮部題覆前事奉　聖旨准與他謚

吏部疏畧曰本官大節與鄒元標相同而理學淵醇過之除補給誥命外應加吏部右侍郎仍廕一子入監讀書禮部覆稱本官一代天民四朝人望冠裳道範五十載海宇同瞻賢聖心傳千百年門牆共淑所當如例亟賜易名及贈官　誥下末云謚典祀典次第褒崇益聖衷特簡在　文廟兩楹俎豆斯則諸臣覆疏中之所

未及也是冬與沐署教建平壬申陞國子監助教甲戌
陞戶部左拜員外郎

十二月　賜謚端文

初八日禮部為謚號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
翰林院遞出揭帖　賜謚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贈太
常寺卿加贈吏部右侍郎顧憲成曰端文守禮執義道德博聞到
部為此合劄該府轉行該縣及本官原籍俱一體欽遵

九年丙子八月與沐以南京戶部郎中出知四川夔州府
告歸養母越二年與朱淑人九袠觴

十四年辛巳十月禮部請從祀文廟奉　聖旨著侯旨行
上幸國子監釋奠　先師禮畢問西廡末席何以尚虛
蔣德璟以侍郎署部事酌議近儒應祀者惟顧某一人

且久膺俎豆褒崇之誥而其前則吳與弼羅倫蔡清陳眞晟陳琛呂柟王艮章懋羅洪先宜一體增進疏入
上意吳羅等既在萬曆以前當陳胡從祀之時何以不聞議及遂俱批候旨是舉也實因儀曹開列過多以致將行復格崇儒鉅典仍當百世以俟聖人云爾